

第七回 後花園少華逃生 小春庭進喜放火

卻說江進喜入小春庭，見皇甫少華呆坐，亦不飲酒，二家將侍立一邊。進喜向前笑對二家將曰：「難得二位跟隨公子到舍，小的特備薄酒在外，請二位同往小酌。」二家將曰：「方才船上卻已飽餐，今要侍候我家公子，多蒙厚意，不必費心。」進喜曰：「不然，爾公子與我公子相好，爾我下人亦當相交，方顯上下交情。異日我若隨公子到爾府上，爾可請我。若不領情，便是在家不識人，出門人不識，二位幸勿推辭！」曹信、吳祥只是推辭。少華尋思：他們下人，豈無相交？即對二家將曰：「他如此好意，爾等便去同飲。」二家將曰：「小的服侍公子，怎敢遠離。」少華自思，我若往睡，他們就好暢飲，乃曰：「我本要回衙，奈劉爵主苦留，今劉爵主不在，我獨自無聊，就要安寢。爾等可去暢飲，若回來，各自尋睡，不須來驚我的睡眠。」說罷，便進書房，隨手掩上房門。進喜大悅，對二家將曰：「公子已睡，我們五好放心樂飲。」就一同把殘席搬出，叫三四個好酒的家將，說：「列位哥哥，替我料理酒菜殘席，同陪這兩位哥盡醉方休。」又在身上解下六百文銅錢，放在桌上曰：「今夜深了，太郡、爵主俱不在房，不便開酒席取菜，煩那一位哥哥往外邊買一甕好酒歡飲。」眾家將齊聲曰：「我們自己料理，爾當坐下同飲。」進喜曰：「太郡等不在，我要早往花園照應，煩列位相陪。」又對曹信、吳祥曰：「小弟身有公事，失陪，望二位恕罪。須要盡歡，方為感激。」二家將謝曰：「多蒙過費，感激不盡，兄自請便。」進喜即進內去了。眾家將對二位家將曰：「江家哥哥喚進喜，他母親就是我家二小姐的乳母。他雖年輕，為是誠實慷慨，太郡甚楚敬重，用他掌管花園。」二家將稱是。

按下眾人飲酒，且說進喜回見母親曰：「二家將已調出飲酒，母親可請小姐前去訂親，囑公子從後門逃走，孩兒自往南角門提防眾人進來。皇甫公子現今獨在書房悶坐。」江三嫂曰：「待我就往行事，爾可阻住南角門。」進喜稱是退出。

且說江三嫂奔上曉雲閣，對小姐說明前事：「小姐可同我到小春庭去見皇甫公子，訂定良緣。」劉燕玉不從曰：「姻緣大事，閨女自陳，有傷風化，到底不便前去。」江三嫂歎曰：「太郡、國文、公子，俱不把爾姻緣為要，爾當權從，方不誤終身；爾今夢奉生母之命，況有我同往，又非孤男單女，有何嫌疑？小姐休要懷羞。」此時小姐只得聽從。江三嫂引小姐出房，小姐恐飛鴛知道不便，即把飛鴛離門扣上，然後隨三嫂下樓，直到小春庭內。

再說皇甫少華坐在房中，心想父母懸望，若然私歸，又多不便；忽簾外有燈光一晃，看見是婦人形狀，即高聲曰：「爾家公子不在，女流不可進來。」江三嫂揭開珠簾叫曰：「二小姐請進來。」小姐來到門前，不敢進內，三嫂強攜進內曰：「有老身在此何妨？」小姐進房，滿面嬌羞；倚在桌旁，垂頭不語。少華尋思，必是為著邪事，立即起身問曰：「古云：『男女有別。』小生前來寄信，二位何人，到此何干？」三嫂曰：「此位乃國丈次女，奎璧公子之妹，名燕玉，今年十五歲。我名江三嫂，進喜乃小兒。」就將午間小姐夢見生母囑托良緣，特來與公子訂約終身，並救公子逃走等情說了。少華疑問曰：「小生何事，勞煩二位來救？」江三嫂就把劉公子令進喜候你睡熟，把草塞住房門，放火謀害公子，好奪孟小姐良緣說了。皇甫少華尋思，豈有姻緣不遂、放火謀害之理？莫非燕玉捏此相救情意，好得定親，亦未可知。乃向小姐作揖曰：「原來卻是皇姨，小生失敬。請小姐少坐，小生有話相告」小姐只得答了萬福。三嫂移一椅，強扯小姐坐下，少華亦即坐下曰：「小生曾經聘孟氏，故觸犯令兄，怎敢復與小姐訂親，此事不能從命。」小姐曰：「奴因生母托夢，故不避嫌疑到此。孟小姐已經聘定，奴願作偏房。」少華曰：「小姐差了主意，令姊已為五宮皇后，國丈怎肯把小姐與我作偏房？且令兄既欲害我，怎肯與我結親？小姐當自三思，免胎後悔。」小姐歎曰：「奴家命苦，慈母早喪無依，因生母托夢囑咐，故不避羞恥，自訂良緣。倘有意外之慮，亦是薄命所招，生母所誤，願獨守空房，誓不失節。」言訖，指著燈火跪下曰：「信女劉燕玉，今奉先母夢令，願作皇甫少華偏房，日後若有異心負約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三嫂扶起，對少華曰：「家小姐已托重誓，願公子異日不負小姐終身，今當求一物以為表記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人非草木，寧不知情？俺少華若負劉小姐姻緣，死於亂箭之中，鬼神為證。」誓畢，即對江三嫂曰：「今日倉促之間，無甚緣物為記。」江三嫂見少華手執一把百蘇扇，就把扇取來，交燕玉曰：「就以此扇作表記。」又見小姐手帶一幅白綾羅帕，即取來交與少華曰：「香帕白扇將換，若見此帕，如見小姐一般。」少華把羅帕藏在身上，只見進喜來催曰：「南角門我已閉上，無人進來，但今已二更後，就請公子速從後門逃走。」少華與三人一同出到廳上，對進喜曰：「我走容易，來日豈不累你母子受責？」江三嫂母子曰：「公子回去，說是睡在書房內，夢中見一甲神推醒曰：『爾火已燒身，特來救你。』爾開眼一看，滿房是火，那神將爾攔腰抱起，丟在荒郊野地，方保得性命。若說真情，我母子性命必定難保。」少華曰：「果然妙計，但我那兩名家將可叫與我一詞回衙。」進喜曰：「若帶家將回去，必漏泄真情，況他在外邊飲酒，來早自然回府。」少華稱是，即謝進喜母子曰：「多承爾母子盛情，救我性命。日後誓當重報。」三嫂母子曰：「救人性命，理所當然，何必言謝。但回府切勿說我母子放走，要緊！」說罷，一同來到後花園門，少華方知花園果是寬大。進喜開了花園，少華回頭對燕玉曰：「今番姻緣，乃是私約，萬勿認真。倘爾父母主婚，爾須從別嫁，切不可守我姻緣，誤爾終身大事。」燕玉曰：「奴雖庸愚，亦曉得婦人守一而終。」少華曰：「小姐錯了主意，若爾父母主婚，爾怎好說出私約之言？須順從為是。」燕玉曰：「萬一不幸，若有意外之變，奴唯有一死而已。」三嫂母子催促曰：「夜已深了，公子作速起身。」少華謂三嫂曰：「小姐年輕執性，日後國丈夫妻若替小姐定親，爾當勸其改適。」三嫂曰：「此乃老身份內之事，公子不須掛意，但日後休忘小姐美情。」少華稱是，即出後門而去。進喜上好後門，三嫂囑兒子小心行事，休要自誤。遂點小燈，引小姐同回曉雲閣，把飛鴛的門扣開了，方同歸房中各自安寢。

且說少華出了後門，自思不識往南門路徑，義無處寄宿，又疑奎璧豈有謀害之事，思必燕玉謠言，便於訂親。此時二更後無月，尚有星光，行有一里之路，忽聞得旁邊叫曰：「來者莫非皇甫公子麼？」少華吃了一驚，即近前一見，是二個小沙彌，年約十四歲，生的眉清目秀。乃作揖曰：「小師父莫非是活佛降世，怎知小生姓名？」那小沙彌忙垂手立在一邊，曰：「公子休要錯方才我師父靜坐，忽叫我到此，說有一位皇甫公子，爾可請來，有話相商。我故一叫，不料果是公子，請進寺奉茶。」少華大喜，諒必是異人，乃問曰：「令師寶剎在於何處？勞煩引路。」小沙彌曰：「家師法號清修長老，就在前面元覺寺，待小僧引路。」少華跟著，隨來個寺。小沙彌曰：「公子少待，容小僧通報。」少華應允。小沙彌進去，停一回出來曰：「家師有請。」少華隨轉到方丈，見上面坐著一位老僧。小沙彌曰：「上面就是家師。」只見老僧離位迎接曰：「恭喜貴人幸脫火災，因禍得福，反得良緣。老僧牛接，幸乞恕罪。」少華辯曰：「弟子並無火災，亦無甚良緣。」長老笑曰：「便是過往未來之事，老僧卻亦略知一二。此間寺名曰元覺寺，寺內有...

此，亦是有緣，且坐下少停，看劉府火起，方知皇姨所言不謬。」少華見其心事周道，更覺駭然，欲請老師高坐。清修長老辭曰：「公子乃是大貴之人，老僧賓主已為過份。」少華只得賓主坐下。小沙彌獻茶畢，清修曰：「劉小姐與公子，乃是夙世姻緣，終必成就，公子不必多慮。」少華自料難瞞，答曰：「非是小生隱瞞，只因男女私約，不敢干瀆聖僧，望乞恕罪。」清修曰：「說哪裡話，但公子還有三年大難，家破人散，骨肉分離，此亦數之所定，到那時公子不必憂憚，只好聽天由命。那時立心忠孝，自有皇天庇佑，此事回府不可洩漏，恐遭天譴。」少華驚駭曰：「未知會損命否？萬乞明言無隱。」清修曰：「公子乃貴人，雖有災殃，焉能損命？蘭年之後，骨肉完聚，滿門極貴。公子且在此下棋看火起。」言罷，即取過棋盤，令小沙彌弄些素飯，來請公子，略表微意。少華謝曰：「多蒙收留，免使迷途之歎，又賜飲食，銘刻五內。弟子下棋未精一二，豈敢班門弄斧。」清修曰：「小僧之薄技，何足掛齒。公子下棋，自是國手，何必過謙。」二人遂即同坐下棋。

且說江進喜獨自搬運千柴茅草，堆積於小春庭斤房，把幾件玩器珍重收拾，笑曰：「公子著我放火燒死皇甫公子，我卻放走仇人，燒了自己房屋，又陪了妹子，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然爵主立心惡毒，我若從命，就是助紳為虐了。」此時已三更了，正好下手，就向柴草堆點起火來。事亦湊巧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煙燄沖天，進喜心中大喜，貽角門走出外邊，一路狂叫曰：「不好了，皇甫公子酒醉，酣睡失火，眾人快往救火！」此時眾人尚在外邊飲酒，和曹信、吳祥暢飲，忽然見後花園煙燄迷空，劉府家將大驚曰：「後花園如何失火？」曹信、吳祥駭曰：「我家公子在內安寢，豈不驚壞了，當速往喚醒逃走。」言未畢，只見進喜慌張走來叫曰：「爾家公子在小春庭安寢，不知怎樣發起火來，燒得利害。」二家將忙問曰：「我家公子可曾出來否？」進喜曰：「不曾看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大叫：「眾人快快救火要緊！」廠眾家將忙攜撓勾軍器前去救火。曹信、吳祥飛奔角門，見小春庭火光沖天，周圍猶如火講一般，無從下手救火。二家將在外大叫曰：「皇甫公子何在？」一片風火必剝之聲，並無答應，只得放聲哭叫曰：「公子快走！」不多時，汛防官聞得國丈府內失火，忙領十餘名軍士，各執撓勾趕來，自己乘馬，叫進花園門。曹信、吳祥對汛防官曰：「皇甫元帥的公子在內安寢，未知生死若何。望將軍作速滅火尋死屍。」汛防官大驚曰：「要救公子！」喝令軍士著力。劉家人登時將屋蓋盡皆拆下，火就半熄，用鋤頭翻開棟樑瓦片細看，並無屍骸。汛防官對二家將曰：「內中並無骸骨，諒公子必是驚醒逃走，二位不必悲傷。」二家將只得收痕淚，向劉家取了火把起身，意欲入城通報，奈城門未開，只得伺侯開城門，不表。

且說進喜見火落地，囑咐家將照管家門，自己要通報太郡知道，遂執了火把，上馬向顧家進發。不上三里路，已到顧家，下馬縛在外邊。顧家因有喪事，多有人出入，府門開著，上著燈火。進喜入內，恰遇太郡母子正在相議喪事，一見進喜進內，奎璧詐問曰：「爾不在家看守，到此何事？」進喜曰：「只因公子起身後，皇甫公子獨自無聊，就在小春庭書房安歇，小的把殘席撤出外面，同他跟隨的兩名家將在外邊飲酒。不料皇甫公子酒醉，不知怎樣失火，把那一片廳房盡行燒燬，特來稟明。」顧太郡驚曰：「皇甫公子可曾逃走否？」進喜曰：「皇甫公子蹤跡亦無，多分死在火內。」太郡聞言，心中不忍，埋怨劉奎璧曰：「爾卻多事，我們有事當該請他回去，偏要留他在家，遇著火種，倘皇甫公子有失，伊父豈不見怪？」劉奎璧曰：「只因天晚，故留他歇下，誰知他酒醉失火，把我這屋宇盡行燒燬，難道其父倒來討命不成了母親何故怕他。」

未知皇甫元帥如何理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